

# 花开花落

台湾 华严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I 247.5  
462

81540

# 花 开 花 落

台  
湾  
华  
严

♡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  
九  
九  
二  
·  
北  
京

(京) 新登字 191号

书名	花开花落
作者	台湾 华严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印刷	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
规格	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166千字
版次	1992年5月第1版
印次	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册
书号	ISBN 7-5057-0183-5/I-109
定价	4.00元

这是个星期天的早晨，久雨的台北忽然放晴；太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射进来。我从床上起身，光着脚走到窗前；拉开窗帘，把玻璃窗推向一旁。窗外一片明亮，蔚蓝色的天空洁净无云；空气里一阵淡淡的梔子花香气，随着清风送进卧室里来。

“哟，天气太好了。”我满心欢喜，心想这样的天气，丈夫和我可以带着两个孩子外出郊游了。

“兰，来，这儿坐，我想……和你说几句话。”费若凡的脸色十分凝重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先起床，独自坐在我的梳妆台近旁。他身上的睡衣还没有换，隔夜长出来的胡子也还没有刮，我意识到他想和我说的话是严重的。我的名字叫史兰祥。他和我吵架时总是连名带姓地唤我；否则叫我兰祥。至于“兰”，是他对我表示亲热时候的称呼。老天，我想不到他所要对我说的是会使我身上的血液也都冻结了的话，却居然还用那个兰字称呼我。

我在和他中间隔了一张茶几的小型沙发上坐下。多少次，我们这样子坐着，手中捧着热茶或者咖啡，谈着夫妻间的大小琐事。现在，他声调生硬地告诉我想要和我分手；我惊伤之余，人也变得痴呆了。我不能相信他的话，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或者他在和我开玩笑。

“不，兰，我不是和你开玩笑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爱说笑话的人。还有，你想想，这种话是可以拿来说玩笑的吗？”他的眼睛盯着我看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我看出他的眼圈儿微微发红，

他那微带黝黑的脸庞儿也仿佛已变成紫色的了。

的确，他不是个爱说笑话或者谎话的人。如果他有天告诉你后院里出现了一条大蟒蛇，你也应该相信。那么……

“那……那……你是说……你……你想和我分……分居？”我结结巴巴地，我的舌头一下子地完全不听指挥了。我的身子也开始颤抖，我一口又一口地吞咽着口水，想扮出一个端庄而自在的笑容；哪知道不装还好，装起了笑容，脸上的肌肉也都痉挛了。

“我……我们……我是说，我们先分……居……然后……”他开场白说得有力量而且一鼓作气的，现在也开始结巴起来，眼睛向下看，看他的脚，看我昨天刚从一家百货公司里替他买得的那双咖啡色软皮的拖鞋。

“你的意思……我们先……先分居……然后……然后我们离婚？”

“是的，兰祥，我……我希望这样……因为我……不瞒你……因为我另外爱上一个人，我们相爱已经多年了。”

他们相爱已经多年了？他们多年的相爱而我竟一无所知？我一手掠一下自己尚未梳理的乱草一般的发，觉得有份眩晕的感觉。想问他谁是那个他爱的人，但是也没有问出来。

“兰……请你原谅我。多年来，我们是一对好夫妻。你……你对我好，我都知道的。一向，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地对你把这些话说出来……我……我想……你了解人的情感，我和她……”

我不再多说什么了，一手扶着茶几从椅子上起立，费若凡也立起身来，两三个大步走进盥洗室。在里面他比往日多逗留了一些时间才出来。当他又走到我面前，全身上下一如往日般的齐整和精神，脸上多了两三处刮胡子时留下的伤痕。

“我走了，兰祥，我不会再回到这儿来了。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，我会和你电话联络。一切……你就原谅我了。”

我走进盥洗室，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苍白的脸孔，告诉自己千万不可以流眼泪，但抓了一条毛巾掩在脸上，眼泪有如海水倒灌般地涌出来。听见儿子和女儿的脚步声，连忙放了毛巾；一块香皂在脸上抹了厚厚的一层泡沫，装作用心洗脸的样子。

“妈，爸爸呢？”小凡问。

“他……出去了。”

“出去了?! 怎么可以! 他答应我们今天要带我们去儿童乐园玩的嘛!”

小兰听她哥哥那么说，也立刻说：

“他答应我们……要去……要去儿童乐园玩嘛!”

“爸爸什么时候答应你们的? 昨天吗?”

“上个星期天，我说要去儿童乐园，他说下雨不好去，说如果今天不下雨，今天去。今天不是太阳出来了吗?”

“小凡，我想……你爸爸已经忘记了。”

“他忘记了? 他怎么可以忘记? 他说人说话要守信用，他怎么可以说话不守信用嘛!”

“是嘛，他怎么可以……不守信用嘛!” 小兰说着噘起了红润的小嘴巴。

“爸爸很忙，公司里面事情很多，他……可能……出差去了……可能一连好几天都不能回来。……这样吧，我现在挂个电话给姨妈，如果祥月和祥云表姊她们有空，请她们带你们两个人到儿童乐园去。”

半个钟头后，姊姊带了祥月和祥云来。姊妹二人把小凡和小兰带了去。姊姊也把我带进卧房里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了，兰祥？”姊姊关怀的眼色望着我。

我把费若凡对我说的话断断续续地说给姊姊听。姊姊缄默了一会儿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这件事，我已经放在心里替你烦恼了很久了。你什么也不知道，人家外面费若凡的同事朋友好些人早都知道了。我……唉，倒是没料到费若凡认真到这种地步。那个女人就是许绿如，和你还是相当要好的朋友；你曾经怀疑过他们中间的关系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我当然早知道丈夫和许绿如中间有份特殊的情感，但我向来没有怀疑过他们。因为我相信他们，同时我也相信男女之间存在着纯正的友谊。

“许绿如的丈夫在世的时候她便和若凡很接近，林某人去世后他们更没有什么顾忌，他们只是瞒着你一个人。”

“不，姊姊，他们也并没有着意地瞒着我。现在我回想起来，也许因为我过分懵懂无知，若凡只好今天对我摊牌。如果我早一天怀疑这件事，他也就早一天对我提出离婚了。”

姊姊又缄默了一会儿：

“你答应他所提出的每一项条件？”

“说条件也无所谓什么条件，他说要在外面替我租一层公寓，再给我一笔钱，其实现在……”我举手揉揉鼻子，打住了。

“两个孩子呢？你们怎么样安排？”

“孩子暂时两个都跟着我。过一些时候，让小凡去和他们在一起，小兰留在我身边，反正……”我又打住了。

“费若凡……他这样待你真不应该，对小孩子也……也太不公平了。你不能这样子白白地放过他。”

我不说话，姊姊是一片好意，但我以为人遇到感情问题，很难说什么是应该或不应该。我不能够因为他和我是夫妻，

便认定他应该一生一世地爱我。我也不想和他计较什么,我最珍惜的一件东西是计较不回来的,其余的,我也没有计较的力气和意愿。



## 二

我们——我和我十岁的儿子费小凡、八岁的女儿费小兰——搬了家，离开那我住了十三年，而儿子和女儿从懂事的一刻直到今天都认为他们“可爱的家”的地方。

“妈，为什么我们要搬家，为什么爸爸不跟我们一道搬家！”儿子问。

“妈，为什么爸爸不跟我们一道搬家？”女儿问。

“爸爸去出差，过几天就回来，我们为什么不等他？”儿子问。

“妈，我们要等爸爸。”女儿说。

“妈，为什么我们要跟爸爸分开？”儿子问。

“妈，我们要跟爸爸在一起。”女儿说。

“妈，为什么你要跟爸爸离婚？”儿子问。

“什么叫做离婚，妈？”女儿问。

“爸爸为什么要另外爱上一个女人？”儿子问。

“爸爸为什么不爱你？”女儿问。

要儿子和女儿了解我们的情况真困难，孩子脑子里简单地划分了谁好谁坏的界线，我不能告诉他们费若凡不好——

“那么是你不好，所以爸爸不喜欢你。”儿子很肯定地说。

“你为什么不服，妈？”女儿问。

我一时忍不住又泪水盈眶，女儿吓得睁大了眼睛：

“妈，你别哭，我们会替你告诉爸爸说你乖嘛！”

“妈，我要和爸爸在一起，我不要离开爸爸，我不要，我不

要嘛！”儿子哭着。女儿也跟着哥哥这么说，也跟着呜呜咽咽地哭了。

夜，在我们这占地三十多坪，位居这十四层楼房第七层的新家的小饭厅里，女儿帮着我在方桌子上放好三副碗筷，然后神情落寞地坐在饭桌旁。儿子脸孔拉得长长的；当我端出一盘炒得发黑又结成硬块的蛋，他蹙着眉心坐下来。我又端出一盘空心菜来，菜色因为不留心火候过分，颜色绿得不十分好看。一盘昨晚店里买得的卤猪肝，我担心不十分干净给蒸了一次；这便也硬了些。一碟罐头沙丁鱼和一碟酱萝卜，还有一碟肉松和皮蛋。儿子用筷子在肉松和皮蛋上搅拌了一回，眼睛看看我，夹起一尾沙丁鱼放进嘴里。我嘘了一口气，扮出一脸轻松的笑，对两个孩子说希望他们乖乖的；因为我烧菜的工夫不够好，今后我一定找本食谱照上面所指示的学习。目前希望他们别挑剔，有什么可吃的便吃什么。儿子和女儿不置任何答辞，默默地，我们母子三人开始吃稀饭了。

“妈，爸爸他……现在在哪里？”儿子问着，舀了一匙和着肉松的皮蛋放在稀饭上。

“我想……他就在我们从前住的那个家里。”

“他一个人吗？”

“不，他和许阿姨在一起。”

“许阿姨？哪一个许阿姨？”

“那个林图图和林文文的母亲许阿姨。”

“爸爸为什么要跟林图图和林文文的母亲在一起？”

“因为他爱她。”

“许阿姨是个好人吗？”

“唔，她一定不坏。”我向儿子眉一扬：“她……她很能干，菜也烧得很好。所以，爸爸不像你们这么倒楣，要吃妈妈烧的

这么难吃又难看的炒蛋。不是吗?哈哈哈哈哈!”

儿子抿着嘴巴一点儿笑意也没有:

“妈,爸爸觉得你不好。是吗?”

“妈……应该也不算太坏,只是妈妈太笨了。”

“不,妈,你不笨。”女儿连忙说。

“爸爸觉得许阿姨比你好。是不是?”儿子问。放了一片酱萝卜在嘴里。

“许阿姨比妈聪明,也比妈能干……”

“许阿姨也比你漂亮,她常常穿着好看的衣服。”

“妈,你为什么都不穿好看的衣服?”女儿问。

“她身上也好香,香花一样的,我都很爱闻。”儿子说。

“妈,你为什么身上都不香?”女儿问。

“但是我不喜欢许阿姨那两个小孩子。林图图会抢我的东西;林文文最爱哭,我没有欺负她,她会胡说八道地说我欺负她。”儿子说。

“以后你要和他们和和气气地在一起,不可以吵架,因为他们也已经是你的兄弟姐妹了。”

“什么?林图图和林文文是我的兄弟姐妹?!我才不要跟他们做兄弟姐妹哩!”

“这事情是你爸爸决定的。小凡,你没有办法。”

“林图图和林文文他们两个人现在在哪里?”

“跟你爸爸和许阿姨在一起。”

“为什么他们要跟我们爸爸在一起?”

“因为你爸爸和许阿姨在一起。他们要跟在许阿姨身边,所以他们也当然和你爸爸在一起了。”

“他们住在哪里?住在我和小兰的房间里吗?”

“我不知道,大概是吧。我……我没有向谁打听过这件

事。”

“那房间是小兰和我的，他们怎么可以住?!”

“因为现在你爸爸也已经是他们的爸爸了。”

“他们自己的爸爸呢?”

“他们的爸爸去世了，所以他们已经没有爸爸了。”

儿子一双眼睛睁得浑圆的，握起了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一敲，倒把我吓了一跳。他满脸通红地说：

“他们没有爸爸，所以来抢我们的爸爸?我们现在也没有爸爸了，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抢别人的爸爸来做爸爸?!”

我放下手里的碗筷：

“小凡，你不要这样说；他们没有抢你们的爸爸，是你爸爸自己愿意和许阿姨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你爸爸；说不定他们也在生你爸爸的气，说把他们的妈妈抢了哩。”

“爸爸真的抢了他们的妈妈吗?”

“当然没有。这都是你们小孩子的想法。爸爸爱许阿姨，许阿姨也爱爸爸。爸爸愿意和许阿姨在一起，许阿姨也愿意和你爸爸在一起。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，别人不能够多管。”

“妈，你为什么不爱爸爸?如果你爱他，他也就爱你。像……像许阿姨和爸爸两个人一样。是不是?”

“小凡，你还小，不知道大人的事，大人的事不是这么简单的。我和你爸爸结了婚，也生了你和小兰。我心里……一直都是十分爱你爸爸的。但是你爸爸心里更爱许阿姨；我……我没有别的办法。这些，我现在说出来你们也不懂；要等到你们长大了，结婚了；那时候你就会了解我今天所说的话的意思了。”

费小凡看了我一眼，一副不能承认他因年纪小而不懂什么的神情：

“我们也爱爸爸，但是爸爸现在不爱我们了。是不是?”

“爸爸爱我，他常常说他最爱我！”小兰眨着眼圈儿已变得红红的眼睛。

“爸爸当然仍旧爱你们，因为你们永远是他的儿子和女儿。”

“那……那他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新房子来？为什么要让林图图和林文文住在我们房间里？”小凡问。

“爸爸也留一个房间给你。等到他们那边房子修理好，你就过去和爸爸他们住。”

“我呢，妈？爸爸也留一个房间给我吗？”小兰立刻问。

“你和小兰和我一道去。是不是，妈？”小凡很高兴。

“不，小凡，我和小兰住在这边。”

“你……你说你们两个人住在这儿，我去那儿和……和许阿姨还有林图图林文文他们住？”

“还有你爸爸呀。”

“不，我不要跟许阿姨他们在一起，我要你和爸爸。”

“我也要你和爸爸。”小兰说。

“小凡，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现在为什么又听不懂我的话了？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和你爸爸已经离了婚，我们不能再住在一起嘛！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如果爸爸那边有那么多别人家里的人，我一定不去跟他们挤在一起！我只要跟你还有小兰三个人在一起，我不要跟许阿姨还有她的那两个野孩子在一起！”

“那是为你的好处着想，小凡，你爸爸……他……他爱你，希望你和他在一起，那么他就可以好好地照顾你。他……他想……妈一个人照顾你们两个太累了，妈菜烧得不好，也怕你饿肚子。”

“妈不会烧菜要老杨来替我们烧呀。还有徐妈，她说过要

跟我们在一起，让她来替我们洗衣服，不要让她替许阿姨的孩子洗衣服呀。”

“不，小凡，妈妈现在要开始学习烧菜，洗衣服有洗衣机，不需要别人帮忙。妈把菜烧得好好的，便跟许阿姨比赛一次，看看是谁做得好。”

“如果妈妈赢了，爸爸就回来和我们在一起，不要和许阿姨他们在一起。是不是，妈？妈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赢。你赶快去买一本食谱，好好儿地学烧菜；我和哥哥放学回家，一定乖乖地做你的助手。”女儿说着眼中露出希望的光。

“明天妈准备替你们烧个糖醋排骨，或者卤鸽蛋，都是你们爱吃的。呃？”

“妈，哥哥什么时候去和爸爸他们住在一起？”小兰声调怯怯地，一手在脸上抹了一下。

“爸爸说……”我话没说完，小凡立刻大声说：

“不管爸爸怎样说，我不去，不去就是不去，他就是把我打死了我也不去！”

“妈，我……我也不要哥哥去；哥哥去了，我……我就没人跟……跟我玩了。”小兰说着眼里贮满了泪水。

我吞了两三口口水，说：

“你们兄妹乖乖的不要吵，爸爸已经跟我说好了，我也已经答应他了；你们两个人一个跟爸爸，一个跟我；以后……”

我话没说完，儿子已经抓起一只饭碗嘭地一声扔在地上。然后握起拳头，一边不停地叫嚷着“我不要去”，一边挥舞着左右手，敲击得饭桌七级地震般地震撼起来。我立起身来想要劝慰他，只觉眼前一阵暗黑，人已跌坐在椅子上。我闭着眼，双手蒙着脸。一会儿睁开眼睛，儿子女儿都以惊惶的神色望着我；我定下心神正想说话，儿子哭着离开饭桌，女儿也在哭，跟在

她哥哥身后离开饭厅。

夜，我看儿子上了床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小兰已经睡着了，张手张脚地仰躺在我们双人床的里边。睡衣掀着，露出一截洁白的小肚皮。我把她的衣服拉好，给盖上一层薄毯子。自己在她身旁躺下；熄了灯，眼望着薄纱窗帘外面的天空。

我到底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梦；梦见和费若凡在一起，梦见我跟在他身后沿着一条暗黑的长堤匆匆地走着。他手上抱着两三岁大小的小凡，我手中抱的是襁褓中的小兰。我觉得丈夫的步伐太过迅速了，想抓着他的臂膀却抓不到。一转眼不见了他的踪影。再一看他在堤的那头，他手中的小凡不知何时已落入水中。我大声地叫唤着丈夫的名字，一面向着小凡的方向奔了去。小凡的小头颅在水中载浮载沉，我惊叫着，狂喊着，这便醒过来了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我亮了灯，见小兰小嘴巴瘪得怪可怜见的。莫非我们真是母女同心？她竟也做了和我几乎同样的梦。这时梦还没有醒，嘴里仍在不停地呼唤着爸爸。

“小兰，宝贝，你醒醒。”

小兰睁开眼：

“妈，我梦见爸爸了。他为什么不要我？我跟在他背后叫他，他都不理我。”

我把她抱在怀里：

“小兰，那是梦，不是真的呀。”

“不，妈，他是真的走了。他为什么不要我？我乖，我爱他，他要我找拖鞋，我都替他找出来嘛。”

我说不出口，假依着女儿，一连串的眼泪沿着面颊滴落在女儿头发上。

### 三

费若凡到底把小凡接到他们那边去了。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情景，当儿子满面挂泪和我及他的妹妹分手的时候。

夜晚，我打开一册刚买来的食谱，冰箱里取出一尾黄鱼；小兰是喜欢吃鱼的，所以我想照着食谱替她烧一道黄鱼羹。好不容易做好了，但是水放得太多，看起来只是一碗上面漂着鱼皮和油珠的清汤。可安慰的是没把鱼头丢去，鱼头汤一向味道不错的。我小心翼翼地端着汤，边口中哼着歌儿，打从厨房里出来。小兰端坐在饭桌旁，一双红肿的眼睛盯着我看，那当中有份意思：

“妈，哥哥走了难道你不伤心吗？”

我用汤匙把汤中的鱼肉舀起来放进小兰碗中，自己则开始喝汤；一碗又一碗，不知不觉地把汤喝了一半了。

“妈，哥哥去了，会不会回来？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呢？”小兰眼看着饭碗，一双筷子把那碎块的鱼戳成一丝丝，然后一丝一丝地放进口中。

“妈这次没把黄鱼羹烧好，下次应该会烧得好一些。”我耸起肩胛抹着脸，边又舀起一些鱼肉放进女儿饭碗里。

小兰吃着那些鱼，缓慢地，一点一点地。她没有再吃别的东西。我知道她并不爱吃那些鱼，因为是我做的，所以在勉强自己。我也不欣赏那鱼汤，它没有味道，还带着一股鱼腥味。但是当小兰吃下她的那些鱼肉，我也把那碗汤喝光了。



“妈，我吃饱了。哥哥要我常常给他打电话，我现在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吗？”

“现在哥哥可能也在吃晚饭，你不要去吵他。”

“妈，”女儿的嘴巴又开始瘪着：“哥哥不在家，我……我只有一人。天黑了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她的眼泪滚了下来。

我一手抹了一下鼻子，开始收拾两个人简单的碗盘。走进厨房，水槽中放满了水；盘碗放进去，倒进去一些清洁剂。费力地吞咽着口水；一眼瞥见碗橱中儿子那上面印有狮子图样的杯子，顾不得手上的水和油污，双手掩着面孔痛哭起来。

一切事情完毕，回到卧房。床上费小兰拥抱着被子蜷曲在那儿。我手脚疲软地爬上了床，一手在女儿头上轻抚一下；她还没有睡，辛苦地闭着眼，长而浓密的睫毛不停地颤动着。我不敢叫她，叫她的结果将是一大一小的两只嘴巴张得圆圆的号哭一场的场面。我累了，我必须好好地睡，也希望女儿能好好地睡。我举起手来准备熄灯，床头几上的电话铃响起来了。

“兰祥……”费若凡着急而又带着艰涩的声音：“小凡……他跑回你那儿去了吗？”

我大吃一惊，边结巴地回答：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没有呀，怎么回……事儿……他……他没在我这儿呀。”

“我们……我说我……上午把他接出来，然后我们去儿童乐园玩了一回，又在外面吃了午饭，他……都挺高兴的。刚才……晚饭后他回到房间去，我……我以为他应该睡了。这会儿……绿如到他房间去看他一眼，发现他没在床上……”

我忍不住眼泪直流：

“那……那……你说他会到哪儿去了？你说……”